

彷彿就是一場夢。

一場漫長的夢，夢盡了生命時點。

「願上帝帶走所有惡夢。」

漆黑至極的天，下弦月被厚重的雲層掩埋，彷彿無月。濕漉泥土路上，長裙裙擺隨著步伐掀起一道弧度，上頭沾了點泥水，是踩到淺水窪噴濺而起的。

唯一光源是冰冷手上捧著的白蠟燭。窒悶的空氣快將微火壓熄，火光隨著步伐搖曳，照不亮眼前的黑暗。

穿過教堂的必經之路，能聽見熄燈屋子裡有人在吟誦，祈求、渴望、悲慟；門口掛上十字架，渴求短暫的悲憫；路上擺滿了白花，為求一遇的指引。

他們為神、為不明狀物，為碰觸不到的意念，一次次禱告。

穿著黑衣的修女正為四周的燭臺點上火光，教堂內長椅坐滿了信徒，手握著的十字鍊墜反折光線，映到了最前方的神像身上。

神父的手掌抵著桌上的聖經，原想低下頭，卻在吐出音節前的瞬間，他看見了從門口竄進的人影。面容蒼白毫無血色，眼眸因弱光而閃著細碎的光芒，穿不習慣服飾的扣子扣到了最頂端，些許窒礙了呼吸，染上髒污的裙擺露出了比四周更深的色澤。

教堂木門被她鎖上，發出沉重落鎖聲響，所有虔誠都被塵封在此處。

穿上修女服的惡魔靠在門板，閒情逸致地看低垂著頭的村民正唸著禱詞。她不喜禮拜，仍總在這時日來到教堂，只為了遠遠地、在最遠方抬頭望見那一雙眼眸，深邃地宛如滄海森林。

他們之間隔著信仰。天神與地獄，本不該交集卻被纏成了死結，敗給了赤裸坦承的慾望，與惡魔立契、以血做結，虔誠在此被玷污，立足於灰色地帶。

惡魔尾巴隨著禱告在搖動，蠟燭被自口中吹出的風吹熄，沉鐘發出第一聲響。

神父在神像之下一眨不眨看著他的信徒，獻上自我，靈魂將得不到寬恕。

「願上帝……」

奉神之名。

*

「佳燕，你知道惡夢嗎？」

這一日，佳燕早早就跑來找夜瑛，美其名是敘敘舊，實則上上週他們才見了面，她只是找不到事情做只好跑來夜瑛家塗指甲油。

佳燕坐在柔軟的單人座深紅色沙發上，努力完美地為自己塗上豆蔻色，她並沒有認真細思夜瑛的問題，只是用有一些草率的語氣回應：「我們就是惡夢。」

等到她晾著手等乾時才有時間去回應還在因為她無心的話而沉思的夜瑛。甫一抬頭，就見著露出苦惱困惑表情的夜瑛一個人坐在角落，尾巴還懨懨地在空中繞圈子。

佳燕意識到她會這樣有一半原因是自己造成，趕忙拿了之前從人界意外得到的玻璃小椅子坐到夜瑛旁邊，用一種揶揄的語氣詢問：「妳和妳那個人類吵架了？」

人類指的是白鵠，夜瑛鮮少會提及他的名字，因此佳燕也實在記不得，只能用這種代稱。

夜瑛一聽趕緊搖頭，「不是……就是聽見有聲音這麼說好奇而已。」

「是前天嗎？」佳燕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樣，又覺得對方如此糾結的模樣有些好笑，回應都帶著笑意，「害怕、畏懼，畏生又畏死，對人類來說所有難以擺脫的經歷都被稱為惡夢，就好比我們。」

夜瑛還是無法想像那種感覺，尾巴的擺動幅度雖然輕快了許多，緊皺的眉頭沒有鬆開。佳燕也不餒，反而早有所感她會不懂，比他人看得還要通透，自然能同感那些困惑。

這也不是能夠淺淺說明而出的事，她也只是轉了個說法：「我們無法理解，因為我們享受來自一切的惡意，不然怎麼會有祭月。」

他所說的惡意最深的祭月是無惡不作的惡魔跑入人界大肆喧鬧、尋找祭品的日子。延續了千百萬年，永永流傳。二十年遇一次，只為了自神職人員手中奪取更為強大的力量。

「不過……惡魔也總會有害怕的東西吧。」

停下了歡樂的神情，嘴角變得平直，佳燕似乎意識到了事情的不對，收起了玩樂的心思，手握住了對方的冰冷掌心，「夜瑛，妳在害怕什麼？」

夜瑛沒想到佳燕會問這個問題，卻也無法脫口而出自己所遇所聞，只能搖頭回應。

不料，佳燕在她身上總有一絲頑固，就只怕她遇到了是忍著不說，直到不可收拾時才得知。她是理解夜瑛的，透過寥寥幾句就抓住了她話題的核心，「妳有惡夢了嗎？」

夜瑛原先不敢去看，怕自己心思會被看穿，但佳燕不死心，又再問了一次。知道自己是瞞不過友人，儘管想讓這回憶埋藏在樹根下的石子裡，還是回應了聲對。

是兩天前的事了。

深黑色泛著紅的天，原本待在教堂的白鵲接到消息後顧不及手邊還在處理的事物，拿著道具與教會同事趕去現場。

「待在這。」

白鵠在離開前不斷叮囑，就怕她會遇見高階惡魔。在無所知的情況下，只能如此極力保全夜瑛的安全，縱使知道夜瑛討厭教堂這也只有這最下策。

一夜混亂，淒楚哭喊遍佈了村莊，血腥味彷彿融入了空氣般濃烈。教堂能夠聽見遠方的混雜聲響，滿月發著昏紅月暈，與每個夜晚無異的教堂散滿著不祥，在正中央的神像連惡魔都能感知到正透著悲痛。

坐在教堂中央的木長椅上，花窗玻璃的色澤映在地板，蔓延至夜瑛的臉，映出了有色閃光玻璃的紅。

她等了很久很久，久到白鵠送她的懷錶繞了整四圈，仍等不到歸來。寬闊空間能聽見落葉墜落至地，被濕土沾濕。她開始毫無緣由而生的畏懼，心臟發緊、喉嚨有些乾，手碰至了左胸膛，彷彿這樣也能感受到契約者的心臟跳動。

踏在了往村莊的路上，時間流逝逐緩，夜瑛耐不住還是違背了白鵠的要求走了出來。惡魔的習性使她能在夜色裡隱藏的很好，連踏到了村子裡都沒有人發現。

每家戶門全被鎖緊，窗簾被拉上，透不出任何燈光。門口掛著金屬製十字架，屬於惡魔腐敗的味道被隔絕在外。

她順著所謂契約給予的直覺指引，盡量避開了高階惡魔的範圍，來到離教堂越遠的村子末。這處的惡味更加濃重，倘落在地面的有形物體的影子都發著與血相似濃稠的色澤，讓看慣的夜瑛也有些不適。

她找不到白鵠，也沒見到任何有關教堂的人。最底本該是座森林，此時往森林的入口處成了一道磚牆，牆壁上充滿刮痕，中間還滲著她分辨不出來的液體。

有一道細細的哭聲傳來，不明顯，可在寂靜之中硬是有幾分突兀。

她本想忽略，畢竟惡魔為了祭品什麼都做得出來。為了讓自己不被發現，只能壓低了聲音穿梭在房屋之間度每一個小巷。巷子有許多交叉口，往左或是往右，前進彷彿在後退，每個場景都與記憶相似以至於混淆了方向。

哭聲還在繼續，越遠離就會越靠近。

夜瑛不耐加快了腳步，她總覺得白鵲就在這，就在幾步遠的轉角，卻怎麼也跟不上那一件鐵灰色長袍的步伐。

極力追趕換來的是蹤影消失在眼前，下一秒就要抓住了那布料衣角，剛拐彎伸手欲碰觸，發覺自己站在仍舊站在原地，霎時無法反應過來，只稍扭頭，面前便是一道充滿抓痕的磚牆，上頭密密麻麻寫著墮落者的祝詞——那是延伸於惡魔的語言，支離破碎且扭曲。

她無法從震驚裡回過神，腦子一片混亂，甚至懷疑這是其他高階惡魔給予的錯覺。

身後枯樹傳來知更鳥擾人清夢的鳴聲，她回過身，發現身後並不是老舊屋子而是漫不見底的窄巷，月被雲層遮擋而起，只看見一朵夢蘭花在細道中央發著弱光。

她並沒有朝進入存在以來第一個物體走去，反而往後退些。一切過於不對勁，使她保有警戒以防自己踏入了故意設下的陷阱。

這個村子太寂靜、太寂靜了，單兩個聲音的突兀與違和感在意識到這一刻直接爆發而出，讓她起了疙瘩，尾巴更是繃得緊直。

她想出聲，然而發現自己失了嗓音，張著嘴只能從喉間吐出嘶啞。手碰到自己的喉嚨，想喊出白鵲的名字都只是無功用。她的內心急迫地想要見到白鵲，縱使是惡魔，這一切的詭異感還是讓她的不安逼近到了極限。

悚然的泣吟漸小，祝詞被融入了如少女清脆的嗓音裡消失在風中。

在巷中央的花突然燃起，花朵被燒成灰隨著聲音也被吹散，餘燼變成自空中飄散而下的白花落到了腳旁，霎那瞬間抬眼望去整條巷子鋪滿了夢蘭花。

花的盡頭終於站了個人，想仔細去看，只瞧見模糊黑影，地面影子往前拉伸到她跟前，讓她不由自主踩著影子而去，影子卻逐漸縮短，怎麼也觸碰不到。

直到離黑影只剩幾步距離，四周的花瓣都冒出了火光，點亮了這條幽暗的小路。這時她終於看見了，在祭月的昏紅深夜，那雙鐵色眼眸倒映著燭火光亮。

遠處教堂敲出了第十二聲響鐘，代表黎明將至。眸子的主人的聲音也隨著鐘聲停止而清晰，緩緩道出了與神的話語：「願上帝帶走惡夢。」

像是響鐘傳到了這裡，夜瑛記得佳燕聽見最後一句時眼裡的慌亂。手掌被緊緊錮住，卻絲毫沒有一絲疼痛，佳燕聲音不由自主放大，好像此時不說便再也沒有機會，「夜瑛，不能讓他成為……」

★

「夜瑛。」

「我有罪，我辱罵了神、違背了我的信仰，連日的惡夢讓我痛苦不堪……」

白鵠在一日午後按照安排坐在告解室，透過聲音得知木板另一頭的人是個男人。男人的聲音滿是疲憊與懊惱，無法好好歇息以致送喉嚨發出的聲都極具沙啞，宛如砂紙被磨擦。

他在這時候除非必要否則他不會多說些什麼，大多開口都是為了引導來告解的人坦承自我問題並給予結尾。來告解的事情數來數去都是那些：我罵了人、撒了謊、打了那個總是偷東西的男人。說不上罪惡又足以使這壓上心頭成為夢靨。

這是份無聊的工作，不過比去照顧在教堂前玩的孩子好——每當他沒有任務必須來告解室時就會如此安慰自己，進而讓自己更認真邊看下次的除魔的事件報告邊傾聽他人訴說犯下的罪又有多麼後悔。

不過無聊都不屬於今天，對面男人仍舊在訴說自己在怒火攻心之下對神多麼地不敬諸如此類的懊悔之語，他卻不道對面的神父懷裡抱著一位惡魔。

夜瑛知道白鵠要來告解室後也跟了過來，她毫無道理地要求要坐在白鵠的腿上，下巴也靠在他的肩膀，原本戴在頸脖的十字架項鍊被摘下放到桌面以防觸傷。

她很少會在白日來到教堂，這地方真的非常不適合她。縱使是高階惡魔仍然無法有與聖潔之地有那麼一丁點和平相處的意味存在。只是為了能夠見到白鵠——最近出任務都鮮少和她相處——才不得有此下策。

得虧了惡魔與教堂的格格不入，她才得以虛弱靠在白鵠懷裡。

白鵠的呼喊聲讓她回過神來，夜瑛一仰頭就與白鵠的視線有所交集，換個方向在她面前是一塊深紫色布簾。看了眼四周釐清他們正身處在狹小空間中，雖說足以容納兩人而無法有過大的動作。

白鵠問了聲怎麼了，夜瑛說不清剛才是夢還是只是自己的憑空臆想，也無法做出任何額外的思考，只能用沒事來回應。

身體莫名感到疲憊，只能在稍恢復過來後裝作什麼都沒發生的模樣用手指劃著白鵠正在翻看資料的手背，引起對方顫慄，又在受不住時反扣著她的手，眼神投了過來，把惡魔逼得不得不乖些。

「你知道惡夢嗎？」夜瑛忘不了已經印象模糊的過程，只記得她問佳燕的那道問題，無法確信真偽，也得不知自己是否得到了解答。只好趁著在無聊的告解等待中於對方耳邊詢問，說實話她並不是為了什麼準確答案，只是想引得身旁人多說說話，藉以消除自內心的恐慌。末了還怕被發現異樣，更故作惡作劇似地吹了一口氣，惹得白鵠耳朵紅了起來，把她的手握得更緊。

白鵠本是在工作中不想搭理她的，畢竟只要聲音一大就會被對面仍沉浸在自我意識裡的居民給發現，可耐不過對方的磨人性子在他耳邊一次次問詢，最終只能歎了口氣，把懷裡惡魔抱牢，在她股間不輕不重拍了一下，讓她僵直了背脊又故作渾然不知自己的舉動有何錯。

回以報復，咬上了耳朵尖，並未比惡魔尖銳的牙齒磨著，可為了不讓她發出聲音得騰出隻手摀住她的嘴。

等到滿足了，他才止住了滿是惡意的舉動，緩緩向他的惡魔解釋。故拖著長音，吐出的氣更是撩動了比不上翅膀與尾巴的敏感處，但也足夠心癢難耐。

怕對方實在不懂人類的情感，他將原先捂著嘴的手往上游移到蓋住了眼睛，將從左側木窗子灑進的陽光隔絕在掌心之外。

相比陷入熟悉黑暗的夜瑛，白鵠睜著眼望向陽光，被照亮的眼前是充滿刮痕的木板，上頭每一道盡是被惡魔反噬留下的痛苦痕跡，以此銘記自我本職與神的距離。

願神、願我，只差有了心就得了欲。人們說神父該無欲無求，卻避而不談日日夜夜禱告，畢竟他早把心臟埋入腐土裡，被真菌蠶食而瀰漫著腐臭的惡味襲滿整個教堂。

就像埋藏許久的索求，有人說——

「是潛意識。」神父壓低了嗓，深怕虔誠的人們發現了木板另一側更加萬惡的根源，「壓抑在深處的慾望與恐懼。」

「我有罪，我該如何得到神的寬恕。」

聲音重疊，彷彿能感受到立下契約時對方心臟被狠狠刺穿的痛楚。血流入深處，暗紅色的光芒遍布了深夜的教堂。

惡魔曾高高在上，笑談著人類的慾望，有何渴求，這是萬古難解，連她也從未想過這問題。

覆蓋在雙眼上的手離去，她卻毫無所覺淚水劃過臉龐，落在教堂大理石地板上，像是墮落者畫下的毫無規律的符陣中央長出了晶瑩剔透的下垂花，滴著水露彷彿也在跟著哭泣。

彩繪玻璃的窗原透著月光，上弦月卻被厚重雲層包裹在其中，使得整個空間發暗。在黑暗籠罩之時，燭火被點亮，自教堂門口鋪敘而來的白蠟燭勾得牆上是細長倒影，像是邪靈圍著神聖之地在狂歡。

裝入聖水的子彈刺進了偏左胸膛，那會是人類心臟跳動的地方。她感覺不到皮肉綻放的痛楚，甚至道不明自胸口爆發而出本該如此的慶幸感到底從何而生。

眼前一片模糊，腦海裡不斷回放向她舉起槍的男人的模樣。不只夜瑛，連白鵠身後被釘在十字架上頭的上帝都透著悲傷，鐵與肉的相連處鮮血緩緩流下，染紅了下方知更鳥的羽毛。

她想問為什麼，張口只有鼻腔發酸僅能發出的哽咽，只能頹敗地閉上眼假以逃避。

在無聲下，白鵠並沒有往常擔心他受傷的驚慌，而是屈膝跪在地板上；在花紋的邊界，他雙手合十閉上了眼眸，向神禱告、將靈魂與所有虔誠獻上。

神父拋棄了惡魔，轉而對著他的神低喃，連她也聽見了這聲囁語，「願上帝帶走所有惡夢。」

鐘聲敲響第十一次，惡魔睜開了眼眸。

穿著黑長袍的神父坐在書桌翻著看著事件報告，他注意到了對方的動靜，眉頭輕輕皺起，將唯一光源的燭臺放到這床頭旁的櫃子上，自己坐在床沿，握著夜瑛的手，令人感到炙熱且緊地有些發疼。

天鵝絨色的眼眸倒映著惡魔的身影。他張口，就能聽見因先前帶著村民禱告還沒恢復過來而有些乾啞的喉嚨，嗓音有些低，抵不住擔憂，「做惡夢了嗎？」

夜瑛還沒意識過來現在的狀況，只有些呆愣地用手碰到了對方的胸口，感受著跳動以及在心臟下刻上的她的名字。

只要再稍稍抬頭往後看，就見到無雲的黑夜。

今天是個無月的日子，這是透過窗所得到的答案。稍早下了點雨，將窗開了點縫就能夠聞見濕土的味道，外頭歐亞鵲透過鳴叫確認一切存在。

她確保不了真實，只能藉著燭光看清了男人的臉，對上那一雙眸才回過神來，察覺到了猶如填滿了心臟那般脹疼，積累的不安此時爆發而出，沾濕了頭部下方的白色枕頭。

夜瑛的手離開了白鵲的胸膛，碰上了自己的喉嚨，她想回答，又像是害怕發不出聲音，連說話都是顫抖。

在蠟燭被風熄滅前，她說：「我夢見了你。」

彷彿就是一場夢。

一場漫長的夢，夢到了生命初始。